

●●●●●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德斯蒙德·图图授权传记

图图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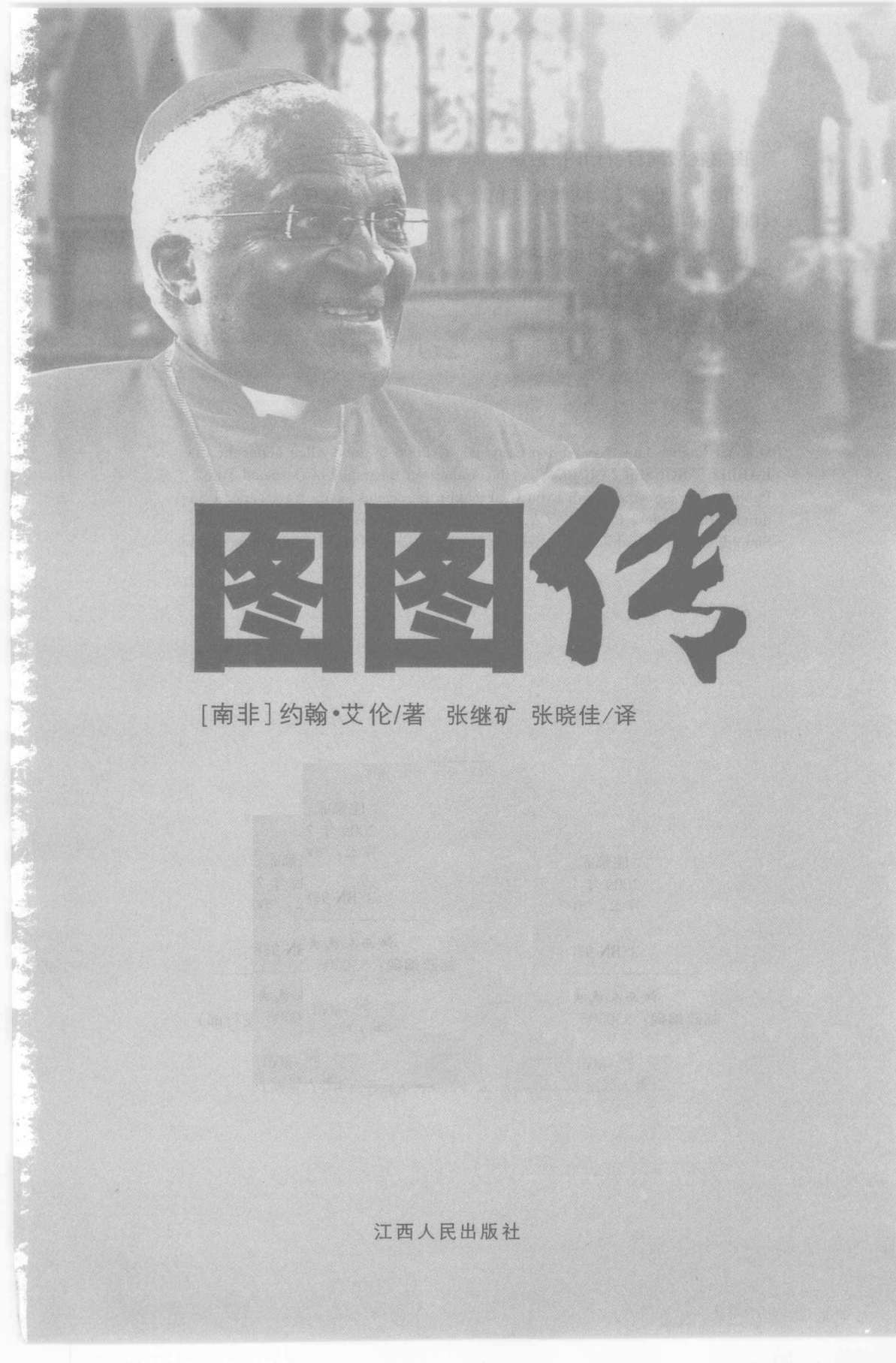
RABBLE-ROUSER FOR PEAC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南非]约翰·艾伦/著 张继矿 张晓佳/译

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必须打破。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是越过报复性公正，直达复和性公正和宽恕。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图传

[南非] 约翰·艾伦/著 张继矿 张晓佳/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图传/ (南非) 约翰·艾伦著; 张继矿, 张晓佳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210-04079-8

I. 图… II. ①约… ②张… ③张… III. 图图, D. M. - 传记
IV. B979. 9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1344 号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by John Allen under the title
RABBLE - ROUSER FOR PEAC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Desmond Tutu.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Lynn C. Franklin Associates, Ltd.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by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图传

(南非) 约翰·艾伦 著

张继矿 张晓佳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数: 390 千

ISBN 978-7-210-04079-8 定价: 49.8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电话: 6898827 电话: 6898893 (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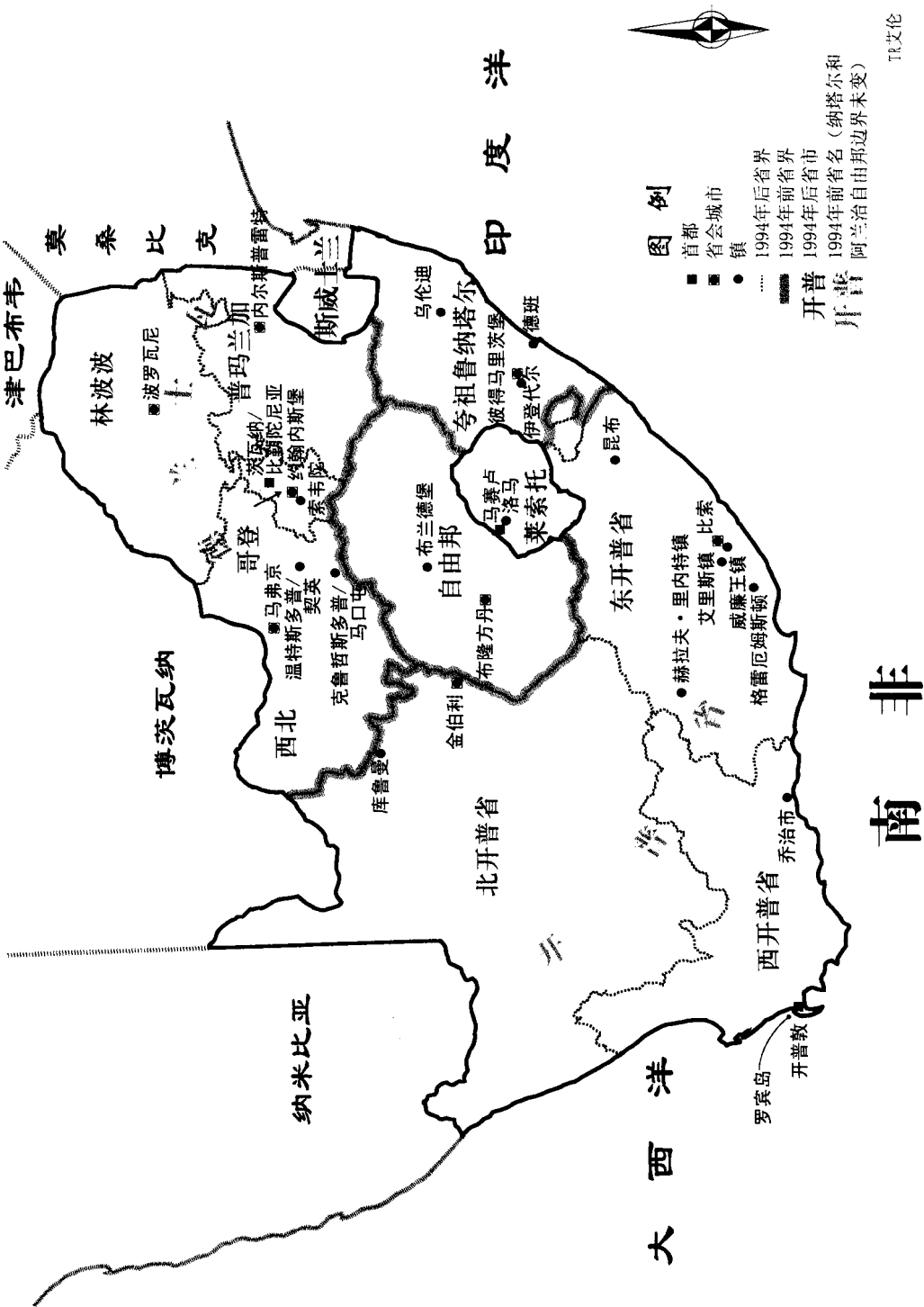
上帝保佑非洲
保护我们的孩子
指引我们的领袖
赐予我们和平

——摘自“复活的群体”
特勒沃·哈德尔斯敦的祈祷文





图图的非洲之旅



图例

- 首都
- 省会城市
- 镇
- 1994年后省界
- 1994年前省界
- 1994年前省市
- 1994年前省名 (纳塔尔和开普阿兰治自由邦边界未变)

图例

- 瓦尔 地区
- 索韦陀 中心城市
- 镇
- 建筑物多的地区
- ☠ 警察杀人小分队基地



TR艾伦

哥登省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当代南非的儿子	7
第二章 唱给上帝的赞美诗	25
第三章 价值观	37
第四章 显著的领导才干	49
第五章 一缕清新的空气	71
第六章 学生的父母	91
第七章 脱胎换骨	109
第八章 流血冲突	125
第九章 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147
第十章 火在我心中燃烧	175
第十一章 获得国际支持	203
第十二章 校长	231

第十三章	过渡时期的领袖	249
第十四章	坐过山车.....	279
第十五章	适当的对抗	305
第十六章	国际形象.....	333
尾 声	353
特殊用语汇编	359
参考文献	362
致谢	368
授权图片	373

序 言



1988年3月16日，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德斯蒙德·图图紧张地坐在车后座上，离开了主教堂。这里是他作为开普敦英国圣公会大主教的官邸。此时，他的胃里一阵阵痉挛。过去应邀去缓和市里黑人区产生的敌对情绪时，这种现象时有发生。那里一边是手持石块砖头的桀骜不驯的学生，另一边是荷枪实弹的警察，暴力冲突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置身于两群人之间。然而今天情况迥异。图图的司机克里斯·阿伦兹教士驱车驶过壮丽堂皇的白色门柱后，便往北直奔市中心（开普敦市中区）而去。图图主教将在开普敦 P. W. 博塔的办公地点特因赫伊斯同博塔会面。博塔是南非总统。（P. W. 是博塔名字的缩写，但南非人民称他为 Piet Wapon，英语是 Piet Weapon，即“尚武者”；或 Die Groot Krokodil，英语是 the Great Crocodile，即“吃人大鳄”。）

从主教堂到特因赫伊斯的13公里途中展现出一幅幅画面，象征着南非人民过去曾经遭受过的和现在还在遭受的压迫。主教堂属于17世纪第一代南非白人殖民者的领地。主教的家是一幢大型的两层白色建筑物，周围有好几公顷的花园，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私宅。里面种着据说是接穗自荷兰殖民者所种的蔓草。从其领地往南，巴旦杏树篱的残迹清晰可见，殖民主义者用它来隔离诸如图图这样的南非当地人。1988年，也就是图图担任大主教的第二年，

他在主教院里还属非法居住，因为这里是种族隔离者划定的“白人区”，他拒绝为居住在这里提出任何申请。

进城之路沿臺山东侧蜿蜒而行。山上原来密密麻麻地覆盖着高山硬叶灌木群落（一种精巧、细嫩的灌木），形成了一种非洲南端所特有的美丽的植被，这是世界上最小、品种最齐全的生物群系植物带。现在山坡已开发出来，被开普敦最富裕的人群所占据。这些白人挖掉了灌木，建起一幢幢大型别墅和花园，里边种上了从他们家乡带来的植物。这些花草再漂亮，也是来自别国他乡。图图的车绕过臺山东北角的魔鬼峰，眼下出现了臺山海湾。作为重要的食品补给站，臺山海港曾经对东进途中的荷兰水手产生过极大的吸引力。同海港遥遥相望的是罗宾岛，从第一批殖民者入侵以来，这里就被用来囚禁那些敢于反抗殖民的人。车沿着山路往下行驶，在进入市中心之前，一片野草丛生的乱石岗子像一块巨大的伤痕映入眼帘，这就是第六区，原来是一个贫民区，一个跨民族杂居的地区，贫穷但充满活力。但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博塔发动的一场运动将这个地方彻底毁灭，原来住在这里的居民被驱逐到远离城区的荒凉之地。

六点差几分，阿伦兹的车到了博塔办公室门前。这个办公室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荷兰人统治的时期。这儿过去称为“花园别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沿公园而建，给来往船员提供食宿。图图以前也来过这里，但是政教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三年前，即 1984 年 9 月，第三次大规模反对种族隔离制的运动在约翰内斯堡以南的瓦尔河周围的工业区爆发了——这次运动给种族隔离政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就在几周前，1988 年 2 月 24 日，博塔的警察部长亚德里安·福洛克宣布 17 个组织的反抗活动为非法，其中一个代表国内两个最大政党的联盟。南非宗教协进会立即发起反击。他们紧急召集各宗教领袖开会，决定将遭禁组织的活动进行到底。宗教领袖们还决定立即飞往南非议会所在地开普敦，把他们的决定通报给政府。

2 月 29 日，星期一，25 名各教派领袖，还有其他 100 个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聚集在开普敦的圣乔治大教堂。教堂就在市政综合大楼的后面，议会大楼也在那里。宗教协进会秘书长弗兰克·吉肯在简短的宗教仪式里宣读了致总统博塔和议员们的请愿书。圣公会活动家斯德·拉克特指示参加宗教礼拜式的会众不得使用暴力。他警告与会人士，警察已经在外面集合，虽然在市中心他们使用催泪弹可能性不大，但是历史上警察用警犬、皮鞭和水枪对付



群众屡见不鲜。

接着，教民们手挽手走出了教堂，宗教领袖们身穿代表职位的长袍，准备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走在最前列的是图图、吉肯、开普敦天主教教主斯蒂芬·奈杜、卫理公会教主席科扎·穆哥乔，还有基督教改革宗世界联盟主席阿兰·博萨克。一队身着蓝色警服的警察也手挽手地从街对面冲过来，阻挡住他们的去路。一个警察用手提喇叭向请愿队伍喊话，宣告他们的行为非法，警告他们必须立即解散。请愿队伍拒绝接受，在人行道上跪了下来。警察逮捕了宗教领袖，并将他们带走，然后打开水枪向游行队伍猛冲。除了几个牧师紧紧拉住了停车计时桩，其余的人都被横七竖八地冲倒在街上。当天晚上，南非 BBC 电视台记者告诉观众，“毫无疑问，在这场反种族隔离制的请愿活动中，教会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但是，宗教领袖的请愿并不是图图 3 月 16 日去见博塔的主题。他要去到那儿请求赦免夏佩维尔案中的 6 名案犯的死刑，他们是 5 个男子和 1 个女子。1960 年，他们的家乡发生过一场大屠杀，从此便受到广泛的关注。1984 年，瓦尔暴动的第一天，夏佩维尔市副市长被害，此六人被控参与谋杀。此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对他们法外开恩，这不仅仅是因为警方调查人员对证人和嫌犯施暴，而且由于多数被控人员的罪名都不是直接参与对副市长的杀害，而仅仅是出现在与杀人犯具有相同目的的人群之中。比勒陀尼亚最高法院于 3 月 14 日星期一向六人宣布，将于 3 月 18 日星期五对他们实施绞刑。典狱官已经测量了每个人脖子的尺寸、身高和体重，以便刽子手计算圈套的大小和绞索的长度。然后，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一个被称为“热锅”的地方——在那里的人一想到自己将被处死，情绪就会像热锅里的水一样沸溢。

在图图等候与博塔会见的时候，离这六人被施绞刑只有 37 小时了。第二天傍晚，即星期四黄昏时期，六人可享受到特殊待遇——晚餐时有一整只去骨鸡。狱友们将通宵达旦合唱非洲歌曲伴他们度过最后的夜晚。星期五清晨，教士们会为他们祷告，典狱官要在每个人的头上戴上一个白色的头罩，然后将面盖揭起，以便他们看清通向绞架的台阶。绞刑室的设计能同时实施 7 个人绞刑。六人每一个都有一个典狱官引路，走向一个活板门，上面标有两个涂漆的脚印。刽子手放下面盖，将绞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然后拉下一根杆子，活板门便会“咔嗒”一声掉下去。

图图得知绞刑即将实施，立即与博塔最亲密的盟国——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大使取得联系，请求即刻与他们的政府首脑进行对话。玛格丽特·撒切尔当天同他通话，罗纳德·里根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也立即作答。两人都向他保证，将敦促对方外施恩。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当天下午向南非政府传达了撒切尔的口信，里根以个人的名义向博塔求情，舒尔茨与博塔的外交部长 R. F. (皮克)·博塔通话，强调了事态的严重性。赫尔穆特·科尔代表欧洲共同体 12 个国家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请求。科尔的外交顾问星期三打电话给图图，向他作了情况通报。

图图和他的私人助理迈特·埃索进入了博塔的办公室。埃索是第一次与博塔会面，见到总统那大块头，简直惊呆了。图图身高只有 1.60 米，站在他旁边，用埃索的话来说，博塔简直是一个 *groot, fris Boer* (英语是 a “big, beefy Afrikaner”，非洲巨人)。令埃索吃惊的还有办公室的灯光。罗宾·伦威克后来写道，博塔书房里灯光幽暗，在那里接受召见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希特勒在地下室里的接见。随同博塔一起的有他的办公室主任和一两个内阁部长。

图图告诉博塔，他不是以法律的名义替六人辩护，而是作为一个福音传布者到这里来祈求宽大，与法律的公正与否无关。他一贯反对死刑制度——1982 年他成功地替一些试图推翻塞舌尔群岛政府的南非白人雇佣军说情，赦免了他们的死刑。他警告说，绞死这六人可能引起暴乱，尤其是因为下星期一，3 月 21 日，就是 1960 年夏佩维尔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对他们实施缓刑将会彰显政治家的风度。博塔回答说，南非的法庭是独立的，他不想侵犯他们的权利。赦免的特权是有限的，而且案件不在他的特权范围以内。博塔仅提供了一线微弱的希望：主审法官正在比勒陀尼亚听取缓刑的上诉。如果法庭裁定还有其他情况需要考虑，就会实施缓刑。

就在此时气氛急转直下。博塔说，他有一些事情需要讨论：关于宗教领袖们的请愿问题。请愿游行流产以后请愿书的原件通过邮局寄给了总统，但水枪已经把它冲湿，产生了折皱。博塔将一份四页纸的答复递给了图图，开始破口大骂。他用那种典型的挑衅方式摇晃着手指头，厉声斥责主教，说他煽动非法游行；声称请愿书是在游行以后才拼凑起来的；恐怕是在共产主义的旗帜面前举行游行；说他主张制裁南非；说他支持非法的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说他竟敢邀请撒切尔、里根、科尔干涉南非的内政。



图图起初尽量克制。博塔的行为并不令人意外——据说他曾把内阁部长们骂哭过。图图几次想插嘴都没有机会。博塔还在不停地扯东骂西，图图顿时怒火中烧，这是几十年亲眼目睹种族隔离制所燃烧起来的怒火。他暗自思忖：“我们的人民受苦受难的日子太长了，很可能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他也摇晃着手指回敬博塔：“喂，我不是3岁小孩了，别用教训小孩子的方式对我说话。我到这里不是来听校长的训斥的……我认为我是在同一个文明人谈话，请你说话文明一点。”

会谈变成了混战。图图指责博塔撒谎，因为他向一家报纸说游行人员没有请愿书。“好吧，”博塔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请愿书送到我门口？”图图回敬道：“总统是否认为一个主教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能够在没有请愿书的情况下领导那么多负责任的宗教领袖们参加游行？”博塔问道：“你有没有告诉他们游行是非法的？”图图回答说：他从来没有在红旗前面游行过——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博塔所说的活动；他不愿制裁南非，但是他想要一个崭新的南非；他一再重申他不支持“非国大”的武装斗争，但是他的确支持他们建立一个无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南非的目标。博塔说：“不，‘非国大’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专政，而且，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这个大陆上的任何地方。你看见了白人的荷兰改革宗^①所说的没有？‘你，图图主教，走的是一条邪恶的道路。’这是他们说的。”博塔是这个宗派的教徒。他让图图举出任何一个耶稣违反律令的例子。图图举了好几例。“那是宗教律令。”博塔说。“但那是掌管社会的律令。”图图答道。图图的爱国主义宣言让博塔的一个部长坐不住了，跳起来为他的总统解围。“我热爱这个国家，”图图说，“我比你们更爱她。我的人民”——他指的是南非黑人——“同纳粹作过斗争，你们没有！”图图指责博塔支持“牛车哨兵”组织^②——一个非洲民族主义集团，曾经反对南非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不是真的，”这位部长抗议道，“总统他摧毁了‘牛车哨兵’组织。”

① 改革宗（Reformed Churches），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 - 1564）的宗教思想为依据，亦称加尔文宗，闽南语教会又译为归正宗，“归正”为经过改革复归正确之意。在英语国家里，该宗因其教政特点又称长老宗。改革宗产生于16世纪宗教改革的瑞士，形成以后就逐渐向外传播。首先是传入法国，荷兰独立后，它成为荷兰国教。1970年组成世界改革宗教会联盟。现在，改革宗是世界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新教派别。——编者注

② “牛车哨兵”组织：在二战期间，一些南非荷裔人组成了一个极端仇英的政治组织，取名为奥瑟瓦·布兰德威格（Ossewa Brandwag），意思是“牛车、火把、警戒”，反对南非同英国结盟，认为这背叛了布尔人在英布战争期间为之奋斗和牺牲的一切。他们崇拜纳粹，同德国的谍报部门合作，提供英军情报。——译者注

指责声一浪高过一浪，图图反复告诉博塔：“我对你的说法表示异议。”他发现继续争论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说了一声：“谢谢。”准备起身离开。博塔咆哮道：“你在我的办公室里、办公室外都是那样狂妄自大。你可以表示异议，那是你的权利。再见！”在乘车回主教院途中，图图告诉他的教士：“我们连手都没有握一下。”后来回顾这段小插曲时，他忧伤地说，他和博塔的表现都像小孩子：“我不知道耶稣会怎样处理这种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介意耶稣会怎么做，我只会按我的方式来处理。”第二天上午，即3月17日，星期四上午，当比勒陀利亚法庭复庭时，出席听证的律师发现审判夏佩维尔六人案件的一个法官换了人。新来的法官乐于助人，第一次显示出同情心。当天下午，他就签署了缓刑令。案件在法庭滞留几个月后，于年底回到了博塔手中，他将死刑改为长期拘禁。

3月16日以后的几个星期里，博塔同吉肯和图图进行了言词尖刻的交锋。吉肯起草了“国民抗争运动全国总纲领”，5月在“代表真理”的旗帜下正式发布。6月初，博塔在特因赫伊斯的国家安全部开会后把警察局局长福洛克留下来。博塔给他提了一个问题：警察怎样才能阻止宗教联合会的召开？福洛克离开后开始构思各种计划。第二次会议上，博塔告诉福洛克，联合会在约翰内斯堡的总部“和平大楼”已经成了“危险大楼”，警察必须“让它失去作用”。至于该怎样做，那是弗洛克的事。

两个月以后，一队警察，领头的是一个杀人小分队队长，其人后来得到一个绰号叫“首恶”，在一个深夜开车驶进约翰内斯堡市中心。他们冲进“和平大楼”，在电梯井间放入6个背包，每个背包里装有10公斤苏制军用炸药，启动电子定时器后就离开了。令人惊奇的是，在其后发生的大爆炸中，大楼的看守死里逃生，而且基本毫发未伤。然而附近一幢居民楼的住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25人受伤，其中几人伤势严重。卫理公会领袖彼得·斯托里曾经参加过议会大楼前的游行，他的教会在“和平大楼”对面开办了一幢公寓，里面住着一些退休人员。他从家里被叫出来帮助那些退休人员。“我们眼前的景象简直是地狱，”他后来说，“老人们穿着睡衣茫然地到处走来走去，有的低声啜泣，有的恐惧发抖，很多人伤口流着血，但没有一个重伤，简直是一个奇迹。”几天后，当图图视察这片废墟时，不由得想起3月16日博塔的警告。“你这是在领导人民对抗政府，”博塔说，“如果你想要对抗，你得到的也是对抗。你必须告诉你的人民：我们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父亲是科萨人，母亲是博茨瓦纳人，我该是什么种族？”

——德斯蒙德·图图，20世纪80年代嘲讽种族隔离分子在种族划分上的偏执狂热时如是说

“一个祖鲁人！”

——哈里·贝拉封特，政治活动家，回应观众时如是说

德斯蒙德·图图的出生地是南非西北省的马口屯，这个地方不难找。从克莱克斯多普繁忙的商店和办公楼出发，走不了多久就可以到达这个地方。这是白人殖民者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宁静，平坦，附近有一个小石坡，或称为丘陵，长满了灌木和树木，镇里的黑人小孩常常在这里玩耍。山脚下是一片桉树种植园的遗迹。德斯蒙德4岁前他的姐姐西尔维亚就在这里拾落叶，以备高原上寒冷的冬天早上烤火取暖。访问者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可以找到德斯蒙德出生地的屋基——按非洲的传统习惯，他的脐带就埋在这里。

然而，图图出生75年后，在马口屯再也找不到这里曾经有黑人居住过的遗迹。克莱克斯多普的“地理位置”，按白人的说法，离城镇太近，让他们觉得很不舒服。1948年制定了种族隔离政策，图图离乡背井，在随后10年里，

这里的居民在枪口的威逼之下被强迫迁居到了6公里以外的地方。镇委会在原址上修建了一个白人郊区，以当地一个家庭的姓氏命名为内瑟赫夫。到2006年，图图家乡周围的土地变成了一块光秃秃的平地，只有一条绿色草坪，一个企业家在上面修了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空旷的平地周围建起了一座座宽敞的平房和精心管理的花园。山脚下的树林里是高尔夫球场——高尔夫在南非早已与白人特权联系在一起了。南非实现民主以后，这里更名为“马口屯”，反映了白人特权的结束：在当地土族语言里，“马口屯”的意思是“断壁残垣”。

虽然对南非黑人的抢掠始于17世纪荷兰人的到来，但对图图家庭来说，其影响可追溯到英国人统治时期，1955年到1980年为其巅峰时期。这段时间里，很多与居民休戚相关的东西——家庭、学校、教堂以及整个社区——要么从地图上彻底消失，要么被种族隔离分子接管过去。

德斯蒙德·姆皮罗·图图生于1931年10月7日，是典型的当代南非的儿子，是这个国家两门主要语言和文化部族的直系后代。他的母亲阿勒塔·多罗提亚·马乌尔瑟克·马特勒尔是博茨瓦纳人，属于塞苏陀-茨瓦纳语族，对图图一生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据估计，从公元350年起，这个部族的首领在南非的中西北部至少生活了800年之久，因在17世纪建立了几千人的定居点而赫赫有名。其外祖父马特勒尔曾经在从克莱克斯多普和约翰内斯堡之间的弗奇威尔拥有过一支牛群。他的女儿出生并成长于伯克斯堡。从约翰内斯堡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一个工业区就在这条黄金海岸上一字排开，伯克斯堡就是其



阿勒塔·多罗提亚·“马策”图图，娘家姓为“马特勒尔”，图图的母亲，与图图妹妹的儿子艾迪·扎米勒·莫里森在一起。母亲对图图的一生影响巨大。